

游牧：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

唐文方

打小就听说过游牧，一直觉得很酷，这次终于有机会亲身体会了。昨天来到距离乌兰巴托大约 60 公里的巴彦昌德曼镇，路不好，本来 45 分钟的路程，开了 3 个半小时。

此地人烟稀少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半个人，但牲畜比人多，镇上有电，但无自来水，无垃圾处理，居民家中无暖气。镇上唯一有供暖的是学校，医院和幼儿园。供暖站是中国 60 年代援建的，看起来破旧不堪，摇摇欲坠。据镇长说，前苏联和中国在此都有援建项目，是想争夺影响力，但他指着身边的一辆俄制吉普车说，俄国的东西更结实，而且坏了也好修。

甘伯的家住在巴彦昌德曼镇以外大约 10 公里处，一家 4 口，妻子和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吉利尔玛，7 岁，小的叫吉利尔图雅，3 岁。妻子音克玛说，她不想再要孩子了，按照蒙古人的说法，两个女儿就是一个儿子。我们参观团的几个人分住在他们家的两个蒙古包里，体验 3 天的牧民生活。

六月初，草原的天气多变，白天热得要命，穿短袖，早晚冷得要死去一样。昨晚睡觉全副武装，把带去的衣服全都穿上了，还穿了两双袜子并带着帽子，尽管如此，夜里还是冻醒了，一条毯子，蒙住头脚冷，盖了脚头又冷，身下的垫子很薄，硌得我浑身疼，翻了一夜身。早上起来一问，包里的其他人也都一夜没睡好。

昨天我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动手搭蒙古包。蒙古包与一般概念的帐篷不同，结实多了，先用很粗的木棍儿搭架子，再用绳子将木架加固，架子上面铺上很厚的毡子，最外面再用绳子捆住。蒙古包顶上有一个露天的圆洞，牧民会在蒙古包的中间生个炉子，以前传统的是敞开式的牛粪堆，弄得蒙古包里烟雾腾腾，后来俄国人教蒙古人用封闭式炉子，以减少烟雾，炉子可以烧牛粪，也可以烧

煤或木柴。这样虽好，但为游牧增加了负担，一年要搬好几次家，现在还要带上个炉子。蒙古包内的地面一般有木板架起（我们住的没有），冬天地板和地面之间塞上毛毡，防寒，夏天将毛毡拿掉，以增加空气流通。

甘伯家有近千只羊，由于今年草原冷的时间长，草长不出来，因此他家只有一半的羊在这里，另一半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吃草。羊晚上被赶回羊圈睡觉，第二天一大早又出去吃草，甘伯要将羊圈中的羊粪铲在一起，用小推车一车一车地运到羊圈外堆起来，或是晾干了做燃料，或是卖给农民作肥料，每天都要清一次，相当辛苦，我试着帮着推了两车，臭气熏得我要窒息了，只好打住。

陪同我们的音克巴特尔说，山羊的价钱大约 350 元人民币，绵羊却能卖到将近 500 元。绵羊的肉大概更好吃，而山羊产羊绒，但山羊对草原破坏性大，吃草会吃到草根。

除了羊，甘伯家还有几十头牛。羊有羊圈，但牛没有圈。牧民养牛很聪明，只修一个能关 7、8 只小牛犊的 4 平方米左右的很小的圈。母牛和小牛平常不放在一起，到了喂奶时间，把母牛牵回来，其它牛犊被赶进小牛圈，外面只留下自己的孩子，这样小牛应当可以安心地吃自己母亲的奶了。然而，牧民的生活很现实，完全不顾动物保护主义，7 岁的小姑娘吉利尔玛要先挤牛妈妈的奶给人喝，剩下的才轮到小牛犊喝，小牛用力地顶妈妈的奶头，却已经吸不出多少。成年的牛在草原吃草时，为了不让半大不大的牛因为嘴馋而偷吃母牛的奶，牧民将这些刚刚长大但已经能吃草的牛嘴上拴了个空可乐罐儿，能吃草但不能吸奶，这样做挺残忍，但又非常必要。

虽然甘伯家的资产不少，除了羊和牛，还有几十匹马，但真正能支出的财产却不多，除了羊毛，羊皮，羊绒就是羊肉。牧民的生活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，很大程度上靠自然，冬天进山，春、夏、秋会去不同的草场。

原来以为蒙古是一片沙漠，其实不然。有些地方可能是这样，但我们在的地方可是有山有水有草，就是没有树。牧民的饮用水是从河里打来的。草原上的河流是牧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近年来由于采矿，使本来就不多的河流和小溪受到干枯和沙漠化的威胁。电靠

太阳能电池板（草原上的阳光很强），有的地方用风力发电（草原上的另一特点是风大）。

牧民家没有厕所，也没有澡洗。蒙古人的饮食以牛羊肉及奶制品为主，虽然城市稍微好一点，但我们住的牧民家中的饮食中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，淀粉主要靠土豆，偶尔有些荞麦面，是在镇上用羊换来的。

音克玛在镇上卖了一张绵羊皮，才拿到 2500 图，相当于 150 元左右，据说是因为中国那边最近对羊皮的需求不如往常。我们自己带了一些面包和咸菜，用来平衡一日三餐的羊肉。

蒙古奶茶虽然喝不惯，但对于消化大量的肉食和土豆很有必要，少放点儿盐，还能喝。如果不喝，吃完了羊肉和土豆，胃里会感到很堵。

昨天下午去了附近另一家牧民的蒙古包，他们家里比甘伯家多了一台拖拉机，他们的太阳能电池板是夏普的，60 瓦，中国制造，可以照明，还可以看电视，听收音机。

我们受到了这家牧民的热情款待，虽然是下午两点多，还不到吃饭时间，他们端出一大盆羊头汤，放在我们面前，正寻思着如何下手，主人递过来一把刀，我割了两下没割下来，主人又取出磨刀石，在上面狠蹭了几下，又递给我。我终于切了一块，放在嘴里，不加任何调料的羊头肉有点吃不惯，勉强咽下去。其实，像我们这种吃惯了调料的人，已经忘记了食物的原汁原味儿。

昨天甘伯家为我们杀了一只绵羊，下午的点心是奶茶加羊杂碎，血肠，心、肝、肺等等，满满一大盆。音克巴特尔和其他在场的蒙古人视为珍宝，吃得香极了，我们只是尝了尝，太膻了，实在吃不下去。晚上用绵羊肉包荞麦面饺子，算是牧民能为我们提供的最好食品了。羊肉馅儿颗粒很大，包出来的饺子和死面包子差不多，馅儿里仍然是只有羊肉，没有任何蔬菜和调料。

今天目睹甘伯杀了一只山羊，手段极为残忍，被我用相机录了下来：先是用铁锤在山羊角之间的命门上猛击一锤，目的是将羊击昏过去，没想到一锤没有到位，一连又是好几下，疼得山羊惨叫不止，最后

一锤终于击中，山羊立马倒地，处于半昏迷状态，甘伯将羊翻过来，肚皮朝上，用尖刀在下腹切开一个半尺长的口子，将手伸进羊的体内，向上摸到羊的心脏，再将其主动脉拉断，立刻造成山羊体内大出血，可怜的羊在极为痛苦的呻吟和挣扎中死去。

我后来才明白，这种方法是为了不让羊血流出来，造成浪费。最后，甘伯点燃了专门借来的手提喷火炉，将羊毛烧焦、刮净，露出羊皮，在此之前，他将体内的器官一一掏出，先是羊胃，然后是肠子、肚子，再然后是心、肝、肺，最后用碗将体内的血淘到一个装了点水的脸盆里。

马是草原上最好的交通工具，比汽车和吉普车要快。牧民在放牧时，要骑马去圈羊和牛，特别是有时自家的羊群与别人家的混在一起时，要快马加鞭去将它们分开，每天晚上，要骑马将羊赶回圈里。蒙古地大人稀，放牧的范围非常大，没有马根本就无法生活。在草原上，汽车和自行车也有，但对付不了沟沟坎坎，马却完全没有问题。

甘伯家的几十匹马放牧时轮着来，这匹骑两天，换一匹再骑两天，换下来的马与其它马一起在外面吃草。换马在羊圈里进行，白天羊都出去吃草了，甘伯将自己的马群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，赶进羊圈，然后用套马杆将所需马匹套住，戴上嚼子，配上鞍子，再将其余的马赶出羊圈，送回大自然。甘伯的马曾经参加过镇、县、省里的比赛，他的女儿吉利尔玛和另一个亲戚家的男孩（蒙古人好像都是亲戚）当骑手，最好得过银牌。蒙古人骑在马上那潇洒自如的样子，是我在草原上看到的最美的景象之一，拍下录像，以便今后欣赏。

今天趁甘伯忙着烤羊肉，把他的马牵出来骑了一圈。那马训练的非常好，很会适应骑手的骑术和习惯，我先是慢走，后来是小跑，最后是快跑，感觉非常好，但因为重心要放在脚蹬子上，随着马的移动而不断调整重心，因此跑起来并不轻松。其实对我这种不习惯骑马的人来说，骑马就像徒步行走，马小跑我也小跑，马快跑就等于我在快跑，马喘气我比马还喘气。

今天下午，看到主人家的羊群在吃草休息，于是走到它们旁边，为了不惊动它们，我没有靠得太近，站在离它们10米远的地方听它们互相交谈，声音很好听，咩---，咩---，咩---，高音、中音、低音

各种频率都有，我情不自禁也加入了进去，试着用不同频率与它们交流，其中的一个中低频率不知为什么引起了它们的注意，特别是一只领头的黑面黑腿公羊，犄角很长，我每叫一声，它就应一声，还向我这边走过来，其它羊看到这情景，也加入了头羊的行列，瞬间，我叫一声，几百头羊就齐声回应一声，场面颇像一个合唱队，我领唱，咩——，众山羊绵羊用混声伴唱，咩——，人和动物一时间融为一体，感觉真棒！

傍晚，我骑着自行车帮助甘伯亲戚家的男孩赶羊，虽然不如骑马那么威风，但挺有效，我们在羊群后面来回骑，羊群就向前移动，几百只羊一起动，场面还挺壮观。那男孩赶得高兴，唱起歌来，我虽然听不懂，但那调子挺像小时候听过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，于是我也放声唱起来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。。。那男孩停了下来，好奇地看着我，心里想这人为什么会唱蒙古歌？

在草原的经历使我想到了，蒙古人值得自豪的是他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能力。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使人们离开自然太远太远，游牧让人有重回自然的感觉。

蒙古人可能觉得这种想法是让他们处于永久的原始状态。但反过来想想，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民主化并没有赢得世界对蒙古的更多尊重，也没有对百姓的生活有更多的改善，蒙古至今还没能恢复到民主化之前的人均收入水平，反而贪污腐化泛滥。另一方面，西方后工业化社会崇尚的是自然与人的重新结合，这正是蒙古的强项。

2008-6-3



goat (6).mpg



Ganbold on horse.mpg

